

意林

青年

励志馆 ①

◎ 小故事大智慧 · 小幽默大道理 · 小视角大意境 ◎

父母情儿女心



吉林摄影出版社

意林

青年

励志馆 ①

◎ 小故事大智慧 · 小幽默大道理 · 小视角大意境 ◎

父母情儿女心



中国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父母情儿女心 / 意林图书编. —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0.2
ISBN 978-7-80757-562-7

I. 父… II. 意… III. 儿童文学-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16144号

《意林》青年励志馆系列丛书·父母情儿女心

主 编 孙洪军 顾 平
责任编辑 张 弘
执 行 陈 凡
美术编辑 李 倩
发行总监 李振红
出 版 人 孙洪军
出版发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址: 长春泰来街1825号 邮编: 130062
电话: (0431) 8601260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0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7-562-7
定 价 16.80元

启 事

本书编选时参阅了部分报刊和著作, 我们未能与部分作品的作者取得联系, 在此深表歉意。请作者见到本书后及时与我们联系, 以便按国家相关规定支付稿酬及赠送样书。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路37号华腾北塘商务大厦1501室《意林》编辑部
(100022)

电话: 010-519086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CONTENTS 总目录

父母情儿女心

爱的守候

简单去爱	永 星 005
25万双鞋垫	张鸣跃 006
东京塔的眼泪	龙 信 007
有女儿疼就够了	黄了青梅 008
渡河的母亲	临川柴子 009
凝 视	朱成玉 009
最深沉的爱	黄了青梅 010
高大强壮的孩子	译/陈荣生 011
女人与蛇	张爱国 012
第132级台阶	阿 翔 013
爱到无力	丁立梅 014
穿芭蕾舞裙的父亲	怡 人 015
永远的小女儿	杏林子 016
父之殇	佚 名 017
一个人的孩子	羽 毛 018
因为时间是不会停滞的	黄 磊 019
疼痛的右腿	陈永林 020
残酷的爱	侍英卫 021
母亲的来信	[前苏联] 克拉夫琴科 022
一滴眼泪	[保加利亚] 安格尔·卡拉利切夫 023
丢失的梦	周海亮 024

老人和女儿	甘 心 025
圣诞节的早晨	赛珍珠 026
孩子，娘在等你呢	张 波 027
猎鹰与儿子	邹旭川 028
我的父亲	罗大佑 029
世 界	铁 凝 030
时间会告诉你	安 宁 031
眼泪从不卑微	雪小禅 032
她不是木兰	叶倾城 033
父亲的心	席慕蓉 033
我和你，不离不弃	卫宣利 034
生命神奇	张艾嘉 035
她这样爱我	宁 子 036
为了给母亲看	徐鲁熊 037
爱的守候	方冠晴 038
有那样一个下午	乔 叶 039
爸爸，下辈子别松手	李作明 040
散步	莫怀戚 041
阳光地带	乔 叶 041
最后的温暖	王虹莲 042
最动人的忘记	译/尹玉生 042

悠悠寸草心

最幸福的一晚	邱红波 043
那年的花生	余显斌 044
短 柬	李碧华 045
风般清，水般静	包利民 046
一颗石子的颜色	杨恩智 047
永远在你的手心里	风为裳 048
我知道，你在	罗大佑 049
头发记	鲍尔吉·原野 050
一双棉鞋	张爱玲 050
流泪的烧饼	谢 红 051
断 指	贾广建 051
母亲的特赦	甄子丹 052
亲你的左脸颊	巩高峰 053
父亲的爱有多长	卫宣利 054
愿母自私	一路开花 055
母亲的目光	吴 正 056
河的第三条岸	[巴西] 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 057
原来，你名字叫袁坚强	佚 名 058
铁皮屋	临川柴子 060
绳子绑住的手提箱	[美] 玛莎·韦伯 译/汪新华 061
我最恨的那个人去了	文 华 062
上帝派来的鞋匠	佚 名 063
就让我们相信那是爱	译/孙悦 064
母亲的作业	贺点点 065

生命的节日	季栋梁 066
最可珍惜的感情	卢卡斯 067
父亲的鞋带	霞 飞 068
捡 骨	简 媃 069
妈妈，我曾经恨过你	孔雀珠玉 070
妈 妈	佚 名 071
寻 梦	季美林 072
悠悠寸草心	佚 名 072
感谢上帝让我们有机会说出爱	[美] 特蕾西·安德森 译/木 子 073
父亲的拥抱	雪小禅 074
影集中积攒的父爱	濮存昕 075
打开父亲所有的好酒	童 话 076
送 汤	艾 禺 077
狠 娘	徐立新 078
挑衅书	贾平凹 079
奖	杏林子 080
纸钢琴	佚 名 081
最后的运动会	[日] 岛田洋七 082
两个大苹果	佚 名 083
最沉重的土豆丝	乔 叶 084
离你最近的“零工资”员工	译/李耀和 085
特殊的电话号码	[美] 弗朗科·纽克洛格 译/沈 湘 086

CONTENTS 总目录

女儿初长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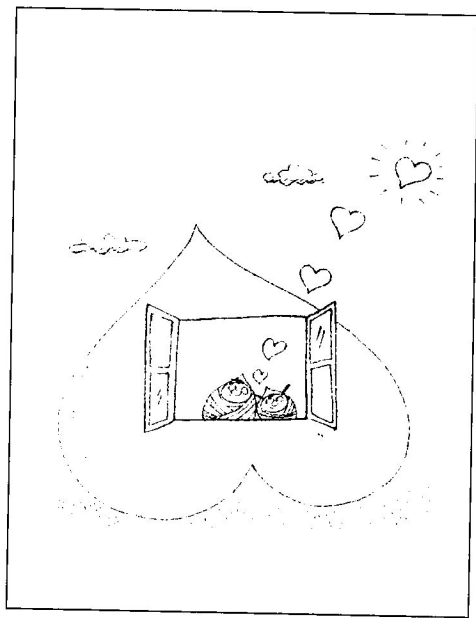
质朴之爱·····	文 静 087
女儿，今天是你的生日·····	邓 刚 088
连衣裙·····	田中美 088
父亲的含义是榜样·····	郑渊洁 089
最大的心愿·····	段代洪 089
与死神抗争的孝心奇迹·····	苗向东 090
和女儿一起成长·····	佚名 091
毕福剑的苦涩心结·····	凤 凰 092
寒风吹彻·····	吴克诚 093
后来的眼泪·····	刘 塘 094
丢失的玩具·····	张小失 095
哈佛拒收的孩子····· [美]米高·韦纳里普 译/萧雪桦 096	
孩子是种世界语·····	陆勇强 097
常来看看我·····	吴宏庆 098
孝顺儿女····· [俄]米哈依尔·扎多尔诺夫 译/李冬梅 099	
失宠妈妈····· [美]德比·法默 100	
你可以放心地老了·····	海 宁 101
弟 弟·····	张爱玲 102
儿 子·····	佚名 102
非同一般的橄榄球····· 译/蒋洪莲 103	
“蹲下”看孩子·····	佚名 103
昔为人子今为人父·····	米 德 104
妈妈不让你上法庭·····	陈志宏 105
生命的奇迹·····	子 鱼 106
宽 恕·····	佚名 107

情深未曾讲·····	丁立梅 108
出色的答非所问·····	吴新华 109
最寂寞时我们相依为命·····	宋丹丹 110
为母亲开的画展·····	佚名 111
致女儿书·····	王 朔 112
袖口上的母爱·····	心 灵 113
儿子让我懂得幸福的含义·····	张艾嘉 114
如果——女儿突然20岁·····	心无旁骛 115
回 家·····	楚横声 116
爱到极致是毒药·····	蕴 章 117
谁是我的生母····· 格雷斯·汤普森 118	
做你的护花使者·····	安 宁 119
人人都有少年时····· 译/徐倩秋 120	
绿油油的草坪····· [美]厄玛·博贝克 译/汪 析 121	
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	高海歌 122
对 话·····	佚名 123
生命的邮件·····	白岩松 124
红碧玺戒指····· 译/田祥玉 125	
我疼过，所以知道她们多疼·····	宋丹丹 126
寻人启事·····	佚名 127
纸人三毛·····	缪进兰 128
三句话的不同顺序·····	小 冰 129
好好活着就是爱母亲·····	李 晓 130
荷叶母亲·····	冰 心 131
膝下女儿初长成····· 史蒂芬·施努尔 132	

琉璃之爱

瞬间的抉择·····	矫友田 133
妈妈，我打算跟你结婚····· [西班牙]克里斯蒂娜·佩里·罗茜 134	
丰子恺与子女立“约法”·····	金 林 135
吹奏萨克斯风的男人····· [美]罗素·马丁 译/南风 136	
被优雅所伤·····	流 沙 137
积 木·····	王鼎钧 137
安娜的夏天·····	风花茶道 138
天 性·····	陈丹燕 139
远 游····· [美]林太乙 140	
伤 痕·····	席慕蓉 141
父亲与我····· 拉拉克维斯特 142	
父爱的逆向思维·····	优 游 143
父亲的爱情遗言·····	王如米 144
爱是最大的出息·····	张 翔 145
别难过，妈妈····· [加拿大]莫·卡拉汉 146	
仰视的理由····· [美]沙奎尔·奥尼尔 译/王流丽 147	
夏日的启示····· [美]弗兰克·贝内特 译/王秋海 148	
父亲的谜底·····	黄东明 149
我的父亲是英雄····· [美]贝斯·克拉克 译/管 雒 150	
为什么总对亲人伤害那么深·····	陈志宏 151
我不是最弱小的····· 译/杨 君 151	
依言而行····· 拉比·罗依 译/萧善勾 152	
订购敲门声的老人·····	佚名 153
家····· 译/玫 153	
绕不过去的路·····	陈家恬 154
细节动人·····	陆勇强 155

关于羞辱的禁忌····· 译/水 遥 155	
尘土里的便士····· [加拿大]欧内斯特·巴特勒 译/钟 平 156	
学 画·····	何济麟 158
和父亲掰手腕·····	查一路 159
这就是爱·····	佚名 159
音乐世家·····	黄 梵 160
潜移默化的力量·····	王建兰 161
隧 道····· 康斯坦丁 译/梅利平 162	
爸爸的吩咐·····	颜纯钧 163
属于两个男人的交接仪式·····	郭茗儿 164
绝无仅有的经典细节·····	赵功强 165
倾家荡产的父亲们·····	杨 旺 166
不做测试行不行·····	彭 伶 167
穷爸爸富爸爸····· [美]德鲁·爱德华 译/沈 湘 167	
十年青丝为谁白·····	匆匆 168
上帝，是女儿的声音·····	感动 169
赖先生，爱你·····	苏 格 170
能救你的只是你自己的奋斗·····	佚名 171
两个男人两个女人去逛街·····	安 宁 172
幸福如汤，要趁热·····	温 暖 173
记不得·····	张世普 173
父亲的悲哀····· [埃及]迈哈穆德·台木尔 译/葛学忠 174	
最浪漫的一秒钟·····	欣 儿 175
他宁可不出院····· [台]翁 翁 176	
妈妈是我的心理整容师·····	李欣汝 177
天下的父母都睡在一起·····	南在南方 178
艺术之母·····	凸 凹 179
让他跌下去吧！·····	尤 今 180



简单去爱

●永 星

深冬的一天，我在一个寂寥的车站等去学校的117路车。远远地，52路车驶了过来。车门打开，一些人下来，一些人上去，彼此行色匆匆，却没有谁多留意对方一眼。

从车上走下一个头发花白、拎着一只蛇皮袋的老人，一看就知是从农村来的。她径直向我所在的站牌走过来，然后用一种困惑的目光打量着面前的站牌。她似乎难以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就把求助的目光投向我：

“孩子，俺不识字，去省立医院俺该坐哪趟车？”

“52路，就是你刚才坐的那趟。”对乡下人到城里乘错车的现象

我司空见惯，但还是忍不住问了句，“车上的售票员没有告诉你去省立医院该到哪里下吗？”

老人脸上绽开温情的笑容，“呵呵，俺刚才在车上看到一个小伙子没有座，老是那样站着俺心里怪不舒坦的，就给他让了座。”“你真有意思，其实你根本不必给年轻人让座，再说，即使让座也没必要没到地方就下车啊！”我匪夷所思。

“孩子，你不知道，俺给让座的那个小伙子腿脚有毛病。都是妈妈的孩子，俺看他老是那样站着，心疼啊，”她笑了笑，“俺这么一大把年纪给他让座，他坐在旁边心里肯定不

舒服的，所以俺就说到站了，就下了车。”

我一下子愣住了，呼啸的寒风吹进我张大的嘴里，我却感觉到心里一股暖流随风涌动。52路车终于摇摇晃晃地开过来了，我赶紧将她扶上车。就在扶她上车的刹那，我突然感觉到，我攥住的一只袖管竟然是空的！

原来一个陌生的关爱，可以来得这么简单，简单到仅仅是出自母亲的本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别人的孩子；原来，一个母亲的呵护，可以来得这么高贵，高贵到在施爱的同时仍惺惺相惜地维护他的尊严。



25万双鞋垫

● 张鸣跃

1989年，是洛阳市洛龙区关林庙村60岁的老人高秀兰的灾难年。老伴去世不久，儿子遭车祸也走了，紧接着，儿媳一病不起，随儿子去了。

所有人都认定这个家是彻底垮了，祖传的一间小黑屋，值点儿钱的东西全卖了，只剩下一床一灶，一个60岁的老人和一个才8个月的孙女，怎么过？

老人处理完儿媳的后事，家里米面全无，全部家底是欠债50元。老人瘦弱却刚烈，卖了家里两棵树，还了那50元债务，还剩7元钱。她抱着哇哇大哭的孙女去买面粉，瘦得皮包骨的她抱个孩子就像抱座大山，摇摇晃晃，颤颤巍巍。几个女人跑去帮她，她一一推开，笑着说：“你们都别

管，看着我咋把这娃养大！”

老人没文化，唯一的手艺是纳鞋垫，为养活8个月大的孙女，她想到了卖鞋垫。去打听了一下，一双鞋垫能卖5毛钱，她高兴地对孙女说：

“没问题，我娃保证能活下去！”她算了算，一天一夜能纳4双鞋垫。两元钱，她一天有两个馒头就够了，也就5毛钱，还有1元零5毛钱，养活孙女没问题！

于是，孙女没死，活下来了。有人被感动了，想送给老人一台旧缝纫机，老人不要，那人只好说一月要老人一双鞋垫，要10年，老人这才要了缝纫机。有了缝纫机，每天至少能做30双鞋垫。人们看不下去的是，老人和孙女是分灶吃饭。从孙女8个月大时就这样。有人问孙女，她说从来没见过奶奶吃东西，奶奶说老人胃和孩子胃不一样，不能一个灶吃饭。村里人都掉泪了，她哪里知道，老人一天只吃两个馒头，就着捡来的烂菜叶吃，奶奶要让她比任何孩子都幸福，还要给她存下上学的钱。孙女6岁了，背着书包上学了。

一个大雪之夜，凌晨2点，孙女悄悄起来了，走进奶奶的屋，学着帮

奶奶剪鞋垫样布。正在踩缝纫机的奶奶停下来看她，笑了。孙女一步一步走到奶奶跟前。拉起奶奶那双手看。那是怎样一双手啊！手心、手背、指根、指肚全是裂口老茧，手背无数流血的茧沟用蜡封着，封不住的用胶布贴着。孙女的眼泪滴在这双手上。老人却笑了：“呵呵，我娃长大啦，心疼奶奶啦！”孙女没笑，大哭起来。说奶奶骗她，奶奶挣的钱都让她花了，她不要这样，她要奶奶和她一起吃饭，她要省着花钱，不要奶奶这样拼命做鞋垫……

那天晚上，老人第一次当着孙女的面流了泪，是笑着流的。她知道一个8个月大的孩子是怎样长到10多岁的。真是不容易啊，但有孩子一句感恩的话就足够了！

做鞋垫还算是幸福的，因为是在家里，最苦的是卖鞋垫。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冰天雪地，当天做的鞋垫必须当天卖出去。老人每天花的钱和每天存的钱都是定数的。孙女开始想方设法帮她。大风大雪天去替换她卖鞋垫，或者在家里做饭给她送去。可每次她都发脾气，甚至装病施威，她不让孙女碰任何家务，更不许她碰鞋垫，她给孙女举了个例子：“我是山，你是山顶往上长的树，都做山，那就没意思了！”

孙女争气，一路考上重点中学，又考上了大学。上大学那天，老人给了孙女5万元，说：“你听好，我不许你打工，让我知道了，我就不认你！”孙女去了大学，老人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了，大学花钱更多，而且还要考虑孙女毕业后创业的本钱。

2008年冬，老人三天三夜没合眼，给一个批发商赶制鞋垫。200多万双鞋垫做好后，她一只眼睛看不见了。没人知道她一只眼睛瞎了，她没去看医生，因为她挣的钱是孙女的，绝对不能动！还有一只眼睛，她要在这只眼睛没瞎之前给孙女再挣10万！

老人靠做鞋垫养活孙女，所以，慢慢地，人们心中的感动和震撼得以量化：孩子从8个月到20岁上大学，

在日本培训期间，我偶尔会做广播节目调查。那次是在医院，有个女护士，忍不住呵呵笑说：“我们这里就有个得了咽部肿瘤的老太太很喜欢听收音机呢。”

“太好了，”我说，“她喜欢听什么节目，是清晨的朗读节目吗？”

女护士刚才微笑的脸突然变得羞红：“是夜间节目。”

夜间节目就是性热线比较含蓄的说法，那足够变态了，我无法想象一个老太太在深夜收听性节目的情景。

“并且她每天都听，闭着眼睛，嘴角带笑，看上去非常享受，甚至会跟着里面的笑话而大笑。”我被这个护士描述的情景搞得有些反胃，但本能的好奇让我实在无法不去看望那个老太太。

那时候是3月，日本的樱花正在怒放，被风吹过，粉红花瓣像雪一样纷纷扬扬飘落。在这样唯美的情境里，我看到老太太和东京街头众多慈祥的妇人一样，梳着干净的发型，满脸笑意，那张因为岁月而松弛的脸庞满是乐观坚强，我决定永远不戳穿那个秘密，毕竟每个人内心都有无法与人分享的秘密。甚至，后来有许多次我都想，可能在寂静无声的夜晚，身体里的肿瘤会让人疼痛，而声音会让人转移注意力，所以她心里根本没有在乎这是一档什么节目。

离开日本前几天的一个深夜，东京电台的几位朋友为我送行，但那天我却因为吃坏肚子跑了趟医院。

这家熟悉的医院，两个月前我曾经来做过调查，突然想起那个老妇

人，不知道她是否还保留着那个特别的爱好。看完病以后已经是午夜两点，我忍不住走到那间病房门口。如我想象的那样，我听到了房间里传出收音机的声音，而电台正播放着男主

播低俗的笑话和那些奇怪听众无聊的问题。

我实在不想把内心的疑惑带回国内，所以忍不住走进去。我依旧见到那个老太太，和护士小姐描述的那样，她倚靠在床头，嘴角带笑，无比陶醉地倾听着让人脸红耳热的问答，只不过两个月不见，老人苍老了许多。那天的我是突兀而没有礼貌的，我直接问她“您为什么会喜欢这档节目呢？”然后我得到了令我震撼一生的回答。

“没有别的原因，我儿子在主持这个节目。”她的声音轻快，无比满足和骄傲。她甚至翻了翻收音机，把贴在这个节目的播放时间的底部给我看，“我每天都听。”

那一年，我回国后立刻成了电台主播，要知道超女快男满天飞的年代，主播们已经向偶像化发展，没有人愿意去主持夜间性热线，我却主动表示愿意。我知道这些夜晚，总有一个人带着真正纯真的耳朵和心在收听你的节目，甚至对节目中出现的那些无聊或有聊的听众津津乐道。这个人永远爱你，绝对不会在乎你做什么，在所有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的时候，只有她关心你飞得累不累。而在你对某种生活低头的时候，她会提醒你，嘿，你是有妈的孩子，你是有人要，有人爱的！

顺便提一下，这个故事的小情节后来被Lily·Franky写进了小说，那部小说被拍成了电视剧、广播剧和电影，赚取了全世界无数人的眼泪。那部小说的名字叫《东京塔》。

东京塔的眼泪

● 龙信



老人做了多少鞋垫？一个孩子，从生下来到大学毕业要花多少钱？天下的孩子们，有谁做过这道“算术题”？

2009年4月5日，电视台记者将80岁的老人请上了直播台。

问起老人这20年共做了多少鞋垫，老人愣了，想了半天，苦笑说：“俺不知道！”

记者流着泪帮老人算，开始两年

每天做4双，后来是每天30双，再后来是每天50双……一起算了好久。大约的数目出来了：老人这20年，至少做了25万双鞋垫。按一双鞋垫1元计算，老人的孙女从8个月到20岁，老人的付出至少是20万元。

要知道，这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家庭。孩子8个月时，老人是从欠债50元起步，用一双又一双鞋垫将孩子

“垫”到了大学！

当晚，有上百名大学生在热线电话里泣不成声……都是平常老百姓家的孩子。这些孩子都好像突然之间对父母家人的供养之恩有了可视可读的感觉，从无形变成了有形。25万双鞋垫！一只眼睛已经失明的老人在台上纳鞋垫的专注与灵巧是无数父母的缩影，心是长长的线，7300个日日夜夜，纳出25万双鞋垫！

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场面很是轰动，小区里沸沸扬扬的，几乎家家户户都出动了，院子里有警察，还有记者，她就在这群人中间站着，揉搓着手，一脸的惶恐。等到别人把我拥到她面前的时候，她倒有些愣了，试探着叫我的名字：“秋和，秋和。”见我没什么反应，她咧开嘴巴便哭了。有人说：“小娣，这是你的妈妈。”于是，我在被拐卖了五年之后，见到了我的生身母亲，恢复了我的“本名”——沈秋和。

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家是快乐的，但是，她的男人只要一回来，家便是冷的。她一个人以超常的热情张罗着，向她的男人絮絮叨叨地说我又考了第一名，或者是哪个菜是我特意为他做的。男人不正眼看我，最多哼一声，鼻子眼睛里冒出来的都是不屑。她宽慰我：“你爸爸就这德行，其实很疼你。”她买了很高级的文具盒和各种零食，说是她男人买给我的，要我下次在他回来的时候乖巧一点。半年的时间，她就这样来来回回地在我和那个男人之间折腾着。

后来，她的男人一回来，她便把我送到邻居家，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们聊点大人的话。”我知道不是，因为她每次眼睛都是红的。有一次，我跑出来贴着墙根听，听到她说：“把她扔哪儿啊，做人哪能那么狠心？”然后便是她的哭声，一声接一声的。等到她把我往回接的时候，她跟邻居有说有笑，丝毫看不出伤心。

有几次，夜里听到她哭，我心里难过得很，想跟她聊聊，我刚张口，她便说：“晚上别提伤心事，难过的事情留到明天再说就不算什么了。”她的身子背对着我，肩单薄而瘦小。我伸过手去想摸摸她，她却推开我，嚷嚷让我快睡。

两三个月后，她离了婚，她说：“还是现在轻松，省得整天挂念。”我越发惊骇于她的冷静，她宽慰我说：“这世上，满是生了病还不想死的人，别瞎操心，我还有你呢。”

好在她开了个百货店，生活也过得有滋有味。

我要结婚的时候，她忽然又变

了，仿佛得了婚前恐惧症的是她，看什么都不顺眼，同样的话，搁她那儿说出来总是难听得很。我让她先去吃饭，她说：“又不是猪，等你一会儿饿不死。”我让她别太累，她说：

“不累，不累吃什么去？”

那么亲的人，忽然间又陌生了。我结婚的前一夜，几近黎明的时候，她坐在我的床边，像18年前那样，叫我的名字“秋和”，声音低低的，全是不舍。我装作睡着了，泪湿了整个枕巾。在她身边呆了18年的唯一的亲人，在天亮的时候，却要由她披上婚纱送出门去。

后来，我生下儿子，在医院里待的三天里，她一点都没合眼，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外孙，抽空便絮叨：

“谁谁家的女人看孩子的时候，让孩子在身后追着跑闹，再一回头孩子就没有了；谁谁家的孩子，有人说可爱要抱抱，抱上车就跑了……”我有时会说她，请给点有新意的说法，她就瞪着眼睛着急，说：“抢孩子还有什么新意的说法？你安心坐月子吧。”

今年年初，她跟我来到省城，一天下午我回家，一进门，她便扑上来“呜呜”地哭了，她说：“你没事吧？”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孩子还在她怀里，也被吓得直哭。这些年，我从来没有见过她那样紧张。原来，有人给她打电话说我出了车祸，急需5000元的手术费，她急坏了，拿出自己的存折取了一万元钱给人汇过去。我责备她傻，她说：“你没事就好，那钱算什么。”看着她一脸释然的表情，我进了房间便哭了：这个为了我犯傻的女人。

其实，我早知道，她犯了一个最大的傻，就是在发现我不是她的亲生女儿之后，没有把我送回去。其实，回家的时候，她便知道弄错了，我的胳膊上没有她熟悉的胎记；我偶尔的北方口音，跟他的南方小镇上的言语更是差得很远。她只是看到我身上被养父母打的伤，不忍心再把我送回去。即使她丈夫因为她收养我这个不是亲骨肉的女儿同她离婚，她也没有离开我，她说：“这辈子，有个女儿疼就够了。”



有女儿疼就够了

● 黄了青梅

渡河的母亲

●临川柴子

茶山青葱葱的一片，就在湖对面，渡河，亦是收获前必要的一道工序。

满山洁白的花朵开过，美丽褪尽后是朴素的果实，正是深秋时节，霜寒露重，但是阻止不了人们收获的脚步。

湖面很宽阔，湖水蓝幽幽的，因为有船，去对面采茶籽还是易如反掌，一条渡船，就是移动的桥。

女人和村里的农夫一样，每天乘船到对岸，然后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尽情地施展着灵巧的手上功夫。背篓满了，倒到路边的箩筐里，箩筐满了，被船载回对岸，小船在湖面来回穿梭，划出一条希望的路，亦划出一湖的欢声笑语。

茶山上也是一片欢乐的景象，自娱自乐的歌声随着秋风飞扬，歌声飘向对岸，女人的心也飘向对岸，她骄傲地看着自己高高隆起的胸部，哺乳母亲那种圣洁的美丽和刻意的隆胸有着天壤之别，因为那里蕴藏的是乳汁，是血液转换的生命养料。

每隔一个时辰，她必定要乘船回家一趟，因为胸前的鼓胀，还因为，她似乎听到了家中娇儿饥饿的啼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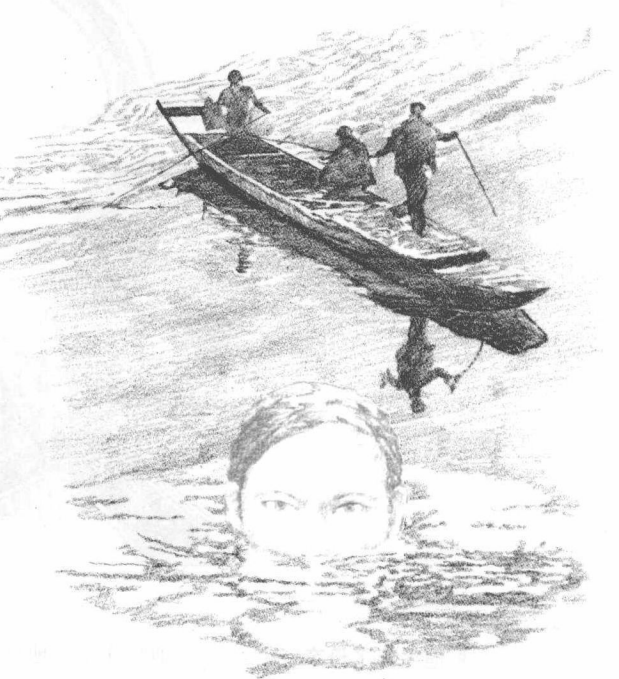
太阳转过中天，风开始大了，寒气一点点地上升，女人和一艘满满的茶籽一起渡向对岸，正好又到了她喂奶的时间。船上只有她和船工，还有就是一般的茶籽。

船就是在这时漏水的，船上重重的茶籽将小船慢慢压沉，茶山上的人在惊呼，但他们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地望着这只小船沉没。

船工首先跳下水，女人接着也跳下水，如果不想和小船一起沉没，游到对岸是唯一的逃生之路。

湖水很冷，湖面也很宽，彼岸似乎遥不可及，水性好的船工疯了一般向对岸游去，但是他没有成功，厚重的衣服成了他前行路上的绊脚石，游着游着人们就看到他像一块石头一样沉下去了，再也没有浮出水面。

女人也穿着厚厚的衣服，并且看到前面那个船工悲惨的命运，她还在拼命往前游，一个浪打来，又一个浪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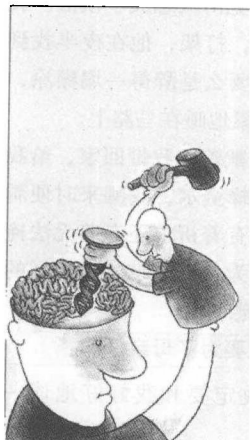
来，也不知喝了多少湖水，她只是机械地往前，往前。

以为遥不可及的彼岸终于清晰可见！女人一身水淋淋地瘫在了岸边，再也无力前行一步。

事后，村里人都对女人说，你的命真大，我们都不相信你的水性会好过那个船工。女人说，他怎能跟我比，我可不能死，我还要回家给孩子喂奶呢。这件事轰动了当地，成了一件不小的新闻，有媒体记者采访她，她也是如实说：我不能死，我还要回家给孩子喂奶呢。

给孩子喂奶，就是这么一个简单而坚定的想法，支撑着她渡过茫茫湖水，给了死神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就是那个被她喂大的孩子，多年后，我常常一个人跑到家乡的湖边，看那一湖汹涌的水，至今也不敢想象，妈妈，她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量横渡一个湖。



●朱成玉

凝视

在配合公安机关执行一次追捕逃犯的任务中，检察员钱松同志英勇牺牲。追悼会上，钱松的母亲一遍又一遍地轻抚着儿子的脸，默然无声，时间仿佛僵硬了一般。

那一刻，似乎所有能动的东西都被塑成了石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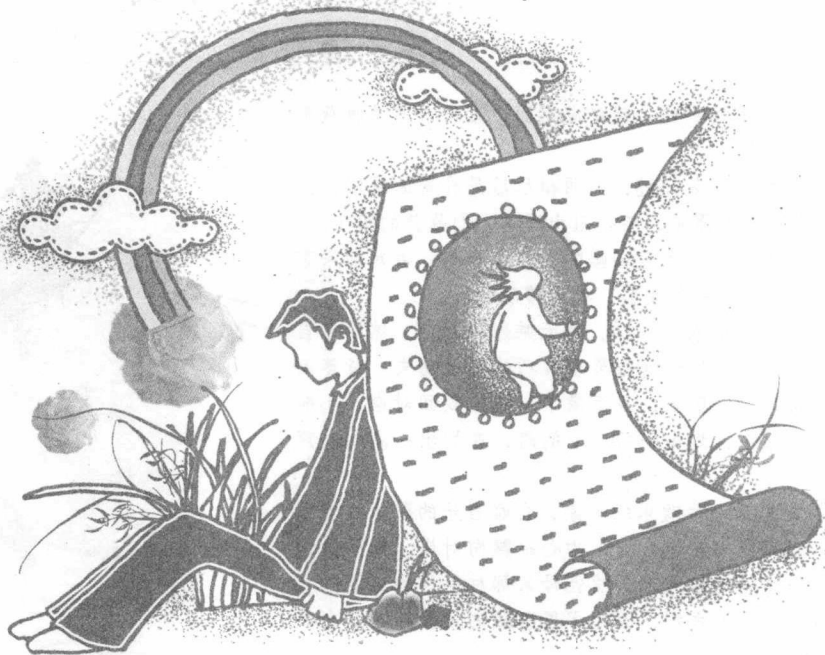
母亲的眼里没有滴下眼泪，她知道这是与亲生骨肉的永别，她凝视，甚至不忍眨动一下眼睛，更不忍让眼泪模糊了视线。

那种凝视让我永生难忘：母亲凝视着自己伟大的儿子，慈祥的眼神里似乎追忆着他的出生、他的童年以及他成长的每一个细节，而现在，他已失去生命，母亲的心因为孩子的死而僵硬，如果可能，她是多么希望让儿子在自己的身体里再诞生一次！

那是我见过的，最动人心魄的一种凝视，它穿越时空，穿越生死，凝成了世间最美最美的琥珀。

最深沉的爱

● 黄了青梅



一、是他害死了母亲

一年之前，我开始和他冷战，不称呼他父亲，不和他说话，他成了我的世界上最鄙夷的人。在这之前的17年，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母亲工作忙，他包揽了家里所有的体力活，母亲的汽车都是他来擦洗和保养，母亲累时他帮她捏肩，有时候连洗脚水都给她准备好，我的家长会从来都是他参加，有时候连衣服都是他帮我买。姥姥家的人却不是那么喜欢他，或者是因为母亲是学校当年的校花，而他穿了内增高鞋垫才和母亲一般高，或者是他不像别人家的丈夫那样精干，而是只能每月拿回固定的工资，家里的奢侈品和绝大部分的花销都是优秀的母亲凭着自己的能力挣来的。可是，我和母亲知道他是一个好男人，这足够了。

我一直以为日子可以这样幸福地过下去，可是，一年前，由于他，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了。

时值年末，母亲正为单位的年终工作忙得焦头烂额，日夜不能眠，而

他自作主张地订了车票要母亲和他去海南旅游，母亲一直在说不去，他却那么坚持，确切地说，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那么的坚持，坚持到整夜地不睡，做母亲的工作，最终母亲跟他去了，而这一去，母亲再也没能回来。

而这一切，我归咎于他。如果不是他，我怎么会失去了亲爱的妈妈。

二、丢了最后的情意

当然，这些还不足以让我像个仇人一样愤恨他。

我以为这么多年的恩爱夫妻，母亲去世后，他会无比地痛苦或者心疼。可是，我看不到他的痛哭和内疚，反而看到他以超常的热情去争取母亲事故后的赔偿金，他跟肇事者去交涉，并且两天便处理完了，领到了赔偿金。母亲的遗体只在太平间里待了51个小时便被火化了，有朋友给他出主意，让他晚些处理，这样还可以向事故方多争取一些赔偿，他却犹豫着，说：“每天的冰冻费用要二百多块。”这句话让我开始恨他，即使他在夜里跑到母亲的遗体旁跪着哭泣，我也把这些看做是虚伪的造作。

母亲的葬礼，他操办得简单至极。

我拿出母亲最爱的一枚钻戒想埋在母亲身边，他思忖了半天，最终拿去装在自己的衣兜里。我在母亲的灵堂旁握紧了拳头，为母亲百般地不值。她若是知道自己嫁了这么多年的男人是这样的嘴脸，九泉之下该是怎样的凄楚，而他这样的一个动作，把我对他最后的情分也弄丢了。

实际上，这次事故之后，母亲的家人全都和他断了来往，小城里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都把这个叫做刘湘强的人称为刘想钱。

心里的感觉由厌恶成了愤恨。我退了学，喝酒，打架，他在夜半找到我的时候，我要么是醉得一塌糊涂，要么是伤痕累累地睡在马路上。

他总是沉默着把我带回家，给我擦洗伤口，煮蜂蜜水，我醒来时便看到他的眼光，有着祈求还有着无法掩饰的愧疚，我为自己能带给他这样的折磨而觉得安慰。

三、我要为了母亲振作

他终于决定要和我好好地谈一

次。他说：“你的母亲一直希望你成为一个优秀的孩子，为了她，你也不能这样自暴自弃。”这是母亲去世后，他第一次在我面前提起她。我冷冷地望着他，不知道他在为了那些赔偿金草草地处理了母亲的后事之后，有什么样的资格来对我说这样的话。他絮絮叨叨地说着，眼里竟然还有了泪花，他说：“不管你理解不理解，我都是为了你和这个家。”

我不理解，也不能理解，但是他的话也触动了我，是的，母亲一直希望我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孩子，为了母亲，我也要振作起来。我再没有像以前那样叛逆，我凭借自己的努力找了一个工厂，踏踏实实地在车间里开始干起，半年的时间便从工人干到了带班班长，我的话依然很少，听到别人偶尔提到他的名字时我依然很窘迫，然后把这些窘迫的情绪带回家，跟他大吵大闹。

即使我如此，也没有人同情他，他们反而觉得我是个仁义的孩子，只有奶奶袒护他，说我不懂事，甚至搬出古训来教育我，她说：“‘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世界上最悲哀的事情，你那么对待他会后悔的。”

我斩钉截铁地说：“不会。”

确实不会，他生了病，整夜地咳嗽，开始我还有一丝丝的担心，后来习惯了便开始烦他的咳嗽声。

直到有一天早上，他忘记关卫生间的门，我进去洗脸，发现他手里的纸巾上面有醒目的血块，我才知道他病得很厉害。我心里一紧，到底这世界上我最亲近的人只剩了他，我还没有修成他那样的狠心，于是装作漫不经心地说：“去医院查查身体吧。”他一连声地答应着，竟然很开心的样子。

又一个冬天来了，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糟糕，我看到他吃大把的药，却不见有效果，他总是咳，咳得仿佛用尽了全身的气力，咳得脸一天天黑下去，身体瘦了一大圈。

我开始讨厌起这个冬天来，怎么

这样长，他老也不见好起来。

四、最沉默的爱

第二天，正在上晚班，门卫说有人找我，跑出去看，是母亲的领导，他说：“我早上在医院看到你父亲了，思量再三，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情。”

他说：“你一定很恨你的父亲，但是，别人有任何的理由鄙夷他，唯独你不可以。年末的时候，你母亲不是因为工作忙着急，而是她挪用了公司大量的现款去炒股，亏空了近50万，即将年末审计，你母亲为此慌了手脚，而你父亲根本不是约了你的母亲去旅游，而是同她一起去找亲戚借这笔钱，没想到却出了车祸，而公司的审计部门那几天已经开展了工作。当初，你父亲着急取回死亡赔偿款，是因为要把亏空归还给我们公司。”

“你的父亲不是没有计算过，缓些时日处理你母亲的丧事，可是，如果能早些拿到钱还给公司，你母亲的名誉就不会受损，可一旦时间拖长了，她亏空公款的事就会曝光。他爱她，所以，不希望她死后还背上这样的罪名，于是，他选择了拿不多的赔偿金，并草草地办了丧事，甚至卖了母亲最爱的钻石项链，填补了她的亏空，这一切都是我帮他办的。其实，他说过要我为他保守这个秘密一辈子，可是，医生说他已经到了肺癌晚期。对于这样的好人，让他背负着你和他的恨离开这个世界，我不忍心。”

这个消息像炸雷一样在我耳边炸裂开来，我还没来得及换下工作服便朝着家里疯了一样地跑。

我回去的时候，他还在床上躺着，看我回来，着急地起床要给我做饭，我叫了声“爸爸”，在他面前直直地跪了下去，他想扶我起来，因为用了力，又开始咳，每一声，都咳在了我的心坎上。

我终于明白，母亲为什么会这样平凡的父亲情有独钟，因为他才是真正的男人，隐忍而厚重，给我们的爱宽厚如山，似溪流，润物而无声。

高大强壮的孩子

●〔美〕劳拉·伊丽莎白·理查兹

○译/陈荣生

从前，有一个孩子，他长得高大强壮，所以他自认为自己是男人了。

“看！”他对母亲说。“我已经是一个男人了！把父亲的剑给我，我会照顾你的。”

“那太好了！”他母亲说。她将剑交给他，叹了一口气，然后又笑了。

孩子轻轻地握住剑，他是那么强壮，握着剑挥舞起来。

“你看！”他说。“我可以轻易地使用它。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狮子或狗熊，我一剑就可以杀死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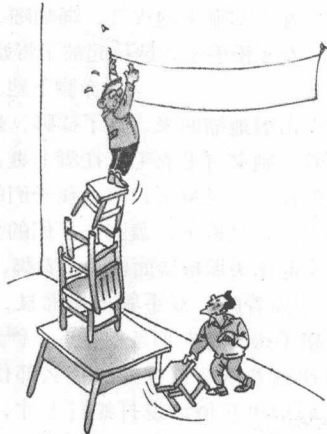
“那将很辉煌！”他母亲说。她叹了一口气，然后又笑了。

但是，当这个孩子把剑插回剑鞘时，手指意外地碰到了他衣服上的一只别针，掉了一小块肉。

“哦，妈妈！”他叫道。“这枚恐怖的别针刺伤了我的手指。你看！这里有一大滴血！噢！太痛了！”他伤心地哭了起来。

“感谢上帝！”他母亲说。“你仍然是一个孩子。”

她亲吻了一下孩子的手指，将它包扎好，然后也哭了起来，是开心的哭。



女人与蛇

●张爱国

她住在村子最西头，两间红砖青瓦屋，单门独户。屋内，石灰抹的墙壁，很清静，塑料袋做的天篷，很雅致。屋前，一口两亩大的水塘，水清，鱼虾多。夏秋时节，青蛙的音乐会每夜都会伴着她和孩子们入眠。屋后是一片棉花田，这几天，棉花正开得急，一个个笑咧了嘴，像毛茸茸的小雪球，好看极了。

傍晚，天有点阴，她早早停了活，喂猪，烧饭，吃饭，刷锅碗，给姐弟俩洗脸洗脚，然后关紧门……

坐在床上看电视的时候，刮风了，呼呼响。她骂该死的青蛙和蝥蛄，不要你叫时你非叫，现在要你来壮壮胆子，你却比谁都胆小，不叫了，真没出息。她起身，把门窗又检查一通，最后在已经抵了三根杠子的门上又加了一条大板凳，才安心地睡去。

女儿喊撒尿的时候，她迷迷糊糊地拉亮电灯。

“蛇——”女儿尖利的叫声吓得室温骤然降了几十度。她一纵身，女儿的叫声还在持续，她已抱着姐弟俩站在了床上。还没站稳，小腹部就一阵热乎乎，她妈呀一声尖叫，一个躲闪，再一个跳跃，一看，是女儿吓出的尿。她吸了口凉气，浑身的鸡皮疙瘩凸得老大。

姐弟俩在怀里哇哇地哭起来。

她警惕地扫视床上，还好，没蛇。她慢慢探头向床下看，妈呀！一条蛇，有锅铲柄那样粗，盘在她的鞋上，碗口大的一盘，头在里尾在外，女儿下午采的那几朵野菊被卷在盘中央。她捂住嘴没叫出声。

终于，她稍稍回过神，儿子又睡着了，女儿双手还紧紧搂着她脖子，说怕，说冷。她心里骂挨千刀的丈夫，你就腆着肚子睡在城里吧，就让我娘几个今夜喂了蛇吧……委屈、害怕。热泪滴在脚背上，又溅到被子上。

她必须自己对付这条蛇。

她轻轻地弯腰要将姐弟俩放床上，女儿却死搂着她脖子不松手。她想哄女儿不怕，有妈妈呢，又怕说话声惊动了蛇。她不知哪来的火气，啪啪啪，手掌落在女儿的小屁股上。女儿松手了。她拉起被子将姐弟俩捂好。

鞋被蛇占着，她只有赤脚下地。脚尖触地的一刹那，她又电击般地缩回来，揉了揉脚，偷眼看蛇，蛇尾巴在悠悠摆着。她拿过毛衣毛裤往脚上裹，要裹好了，看了看被窝里的孩子，又解下，塞进孩子们的脚下。她又拿起枕巾往脚上裹，又取下，盖到孩子们的头部。她搓搓脚，咬着牙，拿起床头那根擀面杖，赤着脚，小心翼翼下了床。

她猫着腰，双手紧抱擀面杖，双眼圆瞪，大气不敢出，蹑手蹑脚地向那条蛇靠近，俨然排雷兵接近雷区。她心里比画着擀面杖往蛇的什么部位打最好……可以下杖了，她却想起俗话说打蛇打七寸，可她不知道七寸在哪里。她又想起婆婆说过，蛇要是一次打不死就会蹿过来咬

打它的人。她赶紧退回来。

她举着擀面杖，瞪圆双眼，揣摩着蛇的七寸。

蛇并没有意识到大祸临头，蜷在鞋上，安然地睡着。

人与蛇僵持着。

笼里的公鸡叫了。蛇醒了，伸开的身子有小扁担那么长，小钢锯似的蛇信子举过头顶，警惕地四下侦探着，慢慢地游。她还没有准确把握蛇的七寸。她又拿起铁锹，她想铁锹能一下子斩断蛇头。可她又想起别人说的蛇头被斩断后还能飞起来咬人，又不敢了。

蛇在屋里游了几圈，又游回床边，大概还没有睡好，又游上那只鞋——不！它嫌那只鞋睡着不舒服，竟然游到床腿边，昂起头——它要到床上去！妈呀！我的孩子在床上！她疯一般地扑过去，对准蛇头，铁锹就狠狠地斩了下去……

她不敢看那翻滚的蛇，扑到床上，紧紧抱住两个孩子。

她终于哭出了声！



第132级台阶

●阿

翔



母亲去世后，在父亲执意要找这个比他大几岁的继母时，我的态度是比较中立的。几年前，父亲去世，老家就剩下继母一个人，继母有个儿子，不太争气，至今还在监狱里，这使继母老来无靠。我们兄弟都在外地活得有头有脸，继母便把晚年的幸福寄托在我们身上。

继母住在乡下，过着典型的农民生活。继母深知，她没有养过我们，对我们也没有格外的恩情，要和我们建立感情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在刚刚来到我们家的那年冬天，她担心弟弟坐在教室生冻疮，亲手做了一双棉鞋，冒雨去送，读高中的弟弟正是性格叛逆的时候，连面也不见，只远远地冲她吼道：谁稀罕你的鞋！你哪来回哪去！继母呆在雨中，狂风刮掉了她的斗笠，推搡着她的衣领和头发。她又来到我家，见了，我只说弟弟不要她的鞋，然后就哭个不停，我说：对不是亲妈的人，哪个心里没有个疙瘩呢？继母顿时呆了，木然地望着我，嘴唇也止不住颤抖起来。无语地坐了一会儿，她借口得回去照顾父亲，连饭也没吃就走了。我的话让她刻骨铭心，从那以后，她即使陪父亲到我和弟弟家，也总显得畏首畏尾不知所措，现在父亲去世了，她和我们的关系只剩下了继母这个名字。

继母简直是讨好我们。她提出到我家来做点杂活，妻子很委婉地谢绝了。她又提出到弟弟家去照顾小孙

子，他们也没有答应。据说这两次冷遇很让继母伤心，在同龄的老太婆中掉了不少泪，说：“我没有想给他们添麻烦，也不会在他们那里养老，我就想给他们尽点心，可是他们都嫌我，人老了真是没有意思啊！”

尽管这样，继母还是一如既往地在我们兄弟间走动，每次来都要背一些农村的东西，大到猪肉，小到新鲜蔬菜，我们毕竟是知识分子，虽然心里对她不亲，但表面上还是过得去，继母每次都是高高兴兴地来，高高兴兴地走。逢人就说我们弟兄对她好，两个媳妇也孝顺。

这样过了几年，继母越来越老，身体也越来越差，两个月前到家里来时，已经是老态龙钟，行走也多有不便了。临走时候，她说：“老大呀，你们忙，你们要是有时间，就回来看看你妈的坟，看看你爸的坟吧，顺便我弄些草药给你带回去，治你的胃病灵得很！”我敷衍了她一句，她便升起无限的希望。

继母哮喘病和低颅压头痛同时发作的消息是别人打电话告诉我们的，我问妻子是否回去看看，她说：

“那么远，又要爬坡走路的，我不去。”弟弟和弟媳也不去，大家就算了。

继母打来电话，她不说自己的病，只说自己可能活不长了，想看看我们。说到最后，她哭了，那夹带哮喘声的呜咽让我的心都碎了，我说：“等忙完这阵，我们一定回来一趟。”

但由于杂事，我最终没有回去，就托人带去了一些钱。继母十分失望，在床上躺了两天，连话也不愿与人说。听人讲，听我说要回来以后，她下了床，拖着病体亲手做了豆腐、盐蛋和皮蛋，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连床上用品都买了新的，还准备了几双拖鞋，请人把屋子粉刷了一遍，贴了几张漂亮的画儿。完工那天傍晚，她顶着夕阳的余晖站在门口，一脸满意地欣赏着焕然一新的屋子，见人就讲：我的儿子儿媳要回来看我这个老婆子啦！

我们家住在7楼，从底楼到家要爬132级台阶。每次我们回家都要爬得气喘吁吁。中秋那天下午刚刚回家，就听见屋外有很大的响动，我打开房门一看，一个人从最上一级台阶滚到了下一个平台上，我吓了一跳，赶紧叫妻子一起去看是谁。横倒在地上的是一位老人，花白的头发盖在额前，一身的老蓝布衣服，脚上穿着一双胶鞋，背上还背着背篓，只是背篓里的东西已经泼了出来，有蔬菜、有粮食，还有一包草药。那是继母。

继母死了，活了62岁。她为什么来，来干什么，我们谁都清楚，但谁也不说。她出殡那天，我和弟弟两家人都回到了乡下，给她披麻戴孝，在她的坟前行了对亲生父母才行的大礼。我和弟弟决定给她守7天坟，月亮高悬，皎洁的光铺洒一地，我和弟弟跪在墓前，透过泪眼，仿佛看见继母慈爱地站起来，伸出枯瘦的手要将我们扶起……

这么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每当我爬完第132级台阶，依然想起继母临死的情景：她背着一个沉重的背篓，一直不停地喘气，一楼一楼地歇，一楼一楼地往上爬，在快到家里的时候，头一晕，就滚了下去……

继母，你的死与我们的薄情寡义有关，为此，我们今生将背负着这个道德的十字架永远于心不安！

母亲走进厨房有好大一会了。

我们兄妹几个坐在屋前晒太阳，等着开午饭，一边悠闲地说着话。这是每年的惯例。春节期间，兄妹几个约好了日子，从各自的小家出发，回到母亲身边来拜年。母亲总是高兴地给我们忙这忙那。这个喜欢吃蔬菜，那个喜欢吃鱼，这个爱吃糯米糕，那个好辣，母亲都记着。端上来的菜，投了人人的喜好。临了，母亲还给离家最远的我，备上好多好吃的带上。这个袋子里装青菜菠菜，那个袋子里装年糕肉丸子。姐姐戏称我每次回家，都是鬼子进村，大扫荡了。的确有点儿像，母亲恨不得把她自己，也塞到袋子里，让我带回城，好事无巨细地把我照顾好。

这次回家，母亲也是高兴的，围在我们身边转半天，看着这个笑，看着那个笑。我们的孩子，一齐叫她外婆，她不知怎么应答才好。摸摸这个的手，抚抚那个的脸。这是多么灿烂热闹的场景啊，它把一切的困厄苦痛，全都掩藏得不见踪影。母亲的

笑，便一直挂在脸上，像窗花贴在窗上。母亲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我要到地里挑青菜了。却因找一把小锹，屋里屋外乱转了一通，最后在窗台边找到它。姐姐说，妈老了。

妈真的老了吗？我们顺着姐姐的目光，一齐看过去。母亲在阳光下发愣，母亲说，我要做什么的？哦，挑青菜呢，母亲自言自语。背影看起来，真小啊，小得像一枚皱褶的核桃。

厨房里，动静不像往年大，有些静悄悄。母亲在切芋头，切几刀，停

爱到无力

● 丁立梅

一下，仿佛被什么绊住了思绪。她抬头愣愣看着一处，复又低头切起来。我跳进厨房要帮忙，母亲慌了，拦住，连连说，快出去，别弄脏你的衣裳。我看看身上，银色外套，银色毛领子，的确是不禁脏的。

我继续坐到屋前晒太阳。阳光无限好，仿佛还是昔日的模样，温暖，无忧。却又不同了，因为我们都不是昔日的那一个了，一些现实无法回避：祖父卧床不起已好些时日，大小便失禁，床前照料之人，只有母亲。大冬天里，母亲双手浸在冰冷的河水里，给祖父洗弄脏的被褥。姐姐的孩子，好好的突然患了眼疾，视力急剧下降，去医院检查，竟是严重的青光眼。母亲愁得夜不成眠，逢人便问，孩子没了眼睛咋办呢？都快问成祥林嫂了。弟弟婚姻破裂，一个人形只影单地晃来晃去，母亲当着人面落泪不止，她不知道拿她这个儿子怎么办。母亲自己，也是多病多难的，贫血，多眩晕。手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疼痛，指头已伸不直了。家里家外，却少不了她那双手的操劳。

我再进厨房，钟已敲过十二点了。太阳当头照，我的孩子嚷饿，我去看饭熟了没。母亲竟还在切芋头，旁边的篮子里，晾着洗好的青菜。锅灶却是冷的。母亲昔日的利落，已消失殆尽。看到我，她恍然惊醒过来，异常歉意地说，乖乖，饿了吧？饭就快好了。这一说，差点儿把我的泪说出来。我说，妈，还是我来吧。我麻利地清洗锅盆，炒菜烧汤煮饭，母亲在一边看着，没再阻拦。

回城的时候，我第一次没大包小包地往回带东西，连一片菜叶子也没带。母亲内疚得无以复加，她的脸，贴着我的车窗，反反复复地说，乖乖，让你空着手啊，让你空着手啊。我背过脸去，我说，妈，城里什么都有。我怕我的泪，会抑制不住掉下来。以前我总以为，青山青，绿水长，我的母亲，永远是母亲，永远有着饱满的爱，供我们吮吸。而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母亲犹如一棵老了的树，在不知不觉中，它掉叶了，它光秃秃了，连轻如羽毛的阳光，它也扛不住了。

我的母亲，终于爱到无力。



那是一档亲子节目，节目的名字是《全家总动员》。节目要求所有参赛的宝贝，与家人合作，表演一个节目，然后由台下的评委打分，前三名有丰厚的奖励。

那个周末，又一期节目准时开始，主持人在对即将参赛的选手做了简单的介绍后，随着俄罗斯伟大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天鹅湖》舞曲响起，就有一只头上戴着洁白的羽毛编织成的帽子、身穿着白色芭蕾舞裙的“天鹅”缓缓地舞到台上，并不时用脚尖点地。

不过，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并非一只轻盈、优美的白天鹅，而是一只看上去有些笨拙的天鹅。虽然对于芭蕾舞的动作也做得有模有样，但“白天鹅”滚圆的腰身，尤其是那因穿上无袖短裙而愈显肥胖的胳膊，看上去让人觉得滑稽可笑。

不久，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入场了，小女孩身材纤细，踏着轻盈的芭蕾舞步，伴随着美妙的舞曲，跳得娴熟而优美。

最后上场的漂亮女士，无论是脸庞还是身材，都长得和小女孩有些相像。一看就能猜出是小女孩的妈妈。

舞曲仍在继续，台上，三人戴着清一色的洁白的羽毛编织成的帽子、穿着同样款式的白色芭蕾舞裙，尽情地跳着。只是，吸引眼球的，是小女孩和妈妈的舞蹈。而那只第一个出场的、看上去有些笨拙的“天鹅”，无论是身材还是舞步，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不过，看得出来，纵使是这只笨拙的“天鹅”，也依然配合着舞伴，随着优美的旋律尽心尽力地演绎着，认真地对待每一个动作。台下的观众都静静地欣赏着，这时候，人们似乎陶醉在美妙的旋律中，甚至早已淡忘了那只笨拙的“天鹅”。

表演结束后，主持人以开玩笑的口吻指着笨天鹅问小女孩：这是你叔叔吧？小女孩却说：不！是我爸爸！

我在惊讶的同时，也不由得对台上这位因穿着白色的芭蕾舞裙而看上去显得臃肿和笨拙的父亲肃然起敬。



穿芭蕾舞裙的父亲

● 怡人

一个已近中年的父亲，拖着胖而笨拙的身体，穿着对自己来说愈显臃肿的芭蕾舞裙，陪着妻子和女儿合演一曲芭蕾舞，除非专门进行过舞蹈方面的训练，对于很多男人来说，一定是困难的吧？可是，这位父亲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真真实实地做到了。

从主持人的询问中，我也慢慢地找到了答案。

原来，小女孩的爸爸曾经是一个风光无限的老板，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前，在这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他的公司破产倒闭了。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他又变得身无分文。

如今，他应聘到一家医药公司的销售部，给公司推销医疗器械。虽然经历了创业的失败，他对自己并没有丧失信心。他认为这只是自己一不小心跌入了人生的低谷，而只要有坚

强的信念，终究，他会再次攀上人生的高峰……

当主持人介绍到这里，台下已掌声如雷，而我，再一次对这位父亲肃然起敬。一位父亲，刚刚经历了这样一场人生的巨变，他完全可以有足够的理由对孩子的邀请说不，然后独自躲在角落里疗伤，可是，他却宁愿牺牲自己有限的休息时间，抛开失败的阴影，打起精神来和妻子、女儿一起一次次地认真排练，并让自己的身体受尽委屈，穿上紧绷绷的芭蕾舞裙。他一定是想告诉年幼的女儿，人生本来就是一个起起伏伏的过程，因此，无论遭遇什么样的挫折，都不要气馁。最要紧的，是和自己所爱的人一起，好好地享受今天。不放弃每一次可以愉悦自己或者可以让自己和家人快乐的机会，这才是人生的第一要义。



那天，在医院看到周子祥时，我就在想这个问题。22岁的她，理应像任何一位正常发育的少女，婀娜多姿，闪耀着青春、灿烂的光彩，向往爱情，追逐流行，这是个多么意气风发的年岁啊！可是没有，子祥安安静静坐在一辆比婴儿车大不了多少的特制轮椅上，扎着两条可爱的小辫子，身穿一套妈妈亲手缝制的童装，一张脸孔仍稚气未脱，就连讲话的声音也仍带着童音。如果别人不说，你会直觉地认为，她只是一个单纯的小女孩儿，看外表，最多不过5岁吧！

子祥并非侏儒症患者，她身体的比例倒是十分正常，只是比别人小了很多号。造成子祥长不大的原因是她和我一样得了“类风湿关节炎”，只不过她在幼儿期发病。

子祥的母亲在36岁高龄生下子祥。他们一家，上自老奶奶，下至两个哥哥，是多么高兴，尤其周爸爸，简直可以用欣喜若狂来形容。

子祥近2岁时，周妈妈无意中发现她的左膝关节处有一个小疱，不痛不痒，就私下带子祥到台大检查。骨

科大夫用手在子祥的膝盖上按了按，脸色凝重，“哎呀”了一声，这一声也把周妈妈的心沉了下去。从子祥膝盖里抽出的一些青黄色液体，经过检查后，终于证实是“类风湿关节炎”。

在子祥自己写的一篇“今生今世”的文章中，她这样写着：“美好的日子总是不长久，在我还来不及探索这世界，享受新生命时，上天已

安排我承受这一场艰辛的磨炼，从此‘类风湿关节炎’成了我往后每一个日子里必须面对的挑战，而医院、药物与病魔突如其来的捉弄和辗转反侧的住院，还有那些令人望之却步的医疗检查，已渐渐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直到今天，连医师也不敢确定，子祥的病发现得早，对她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太多的药物，特别是早期大量使用类固醇，抑制了她的生长机能，造成她始终无法长大。

为了专心照顾她，周妈妈辞去公职。然而，一份薪水实不足以应付庞大的医药费，周爸爸只好卖掉房子，日夜兼课，周妈妈则在家开小吃店、小说出租店，或是帮附近学童补习功课，贴补家用，一家老少共同打这场仗。类风湿是一种到今天仍无法根治的慢性病，子祥发病的关节愈来愈多，但父母并未阻止她求学的愿望和机会，只要身体状况许可，周妈妈就会背着她上下学，尽管念书和住院的时间几乎是一样的多，但她的功课仍然非常好。原来，要强的子祥总是偷偷以三四个同学为她的“假想敌”，暗中和他们较劲，好不容易读到国二，因为食道血管破裂造成大出血，经过九个小时的手术，拿掉脾脏，才总算把她从死神手中抢救回来，但体力却急速衰竭，学校几乎没法去了，只有把功课带回家自修。

不能继续升学是子祥最大的遗憾，周妈妈了解女儿的心事，总是劝慰她：“有一颗上进心很好，但求知不一定非到学校不可，在家自修也是一样，你可以叫大哥哥教你计算机呀！”

聪明的子祥不但学会计算机，也跟小哥小嫂学画画、美工设计。不去医院的日子，她敲敲计算机，画几笔画，自得其乐。病了20年，子祥练就了一流的忍功，无论身体如何不适，她都很少呻吟诉苦，怕增加父母的负担，反倒是父母有时看到她脸色不对，才发现病又发作。有一次，她肾结石开刀，由于身体太弱，医师不敢下麻药，就在无麻醉的情况下，开刀取出石子，她的勇敢令医师都敬佩。

永远的小女儿

杏林子